



我做过“天底下最小”的生意

□罗安会



补锅、种地、厨师、个体工商户……我这辈子为生活涉足的行当有点多。不过卖针，那算是古往今来天底下最小的生意，我也干过。

针小，利润也小：一分钱2根，一角钱25根。这东西看似不起眼，却曾是千家万户过日子的刚需。于是，我这位“包包针”，竟享受到了国泰民安的幸福日子。

一 赶场卖针

我出生在江津县(今江津区)长江边的朱沱古镇，这里是巴渝交界的繁忙水码头。

在物资短缺年代，粮、油、食品以及布料，都要凭票供应。镇上很多人家都有好几个孩子，家家衣裤都是大的改给小的穿，旧的拆了打上补丁再穿。13岁那年我小学毕业，父亲见我好动，便要我休学一年，去街上赶场卖针。父亲说，一角钱可进1~5号针45根，铺盖针一分钱1根，利润可达70%。手把手教完了，父亲又给我一个账本，上面有卖针的顺口溜，要我烂熟于心。

朱沱周边场镇多，几乎每天都有场赶。赶场辛苦，来去20多公里，早去晚归。夏天，鸡叫三更，天麻麻亮父亲就叫醒我。穿上妈妈做的新鞋，随父亲出门。

晨风送爽，父亲挑着百货担子，我跟在后面，手拿撑花(油纸伞)肩挎布袋，走在老街朦胧的黎明中。我们要去12公里外的石蟆赶场。

到江边坐过河船时，已有30多位赶场的人上船了。东方发白，船开渡。父亲到船头摇桨当起了船工。为节省5分过江钱，父亲每次都去划船。

上岸后，挑担子、背背篋、背挎包的商贩向石蟆场走去。我手拿撑花，背着装了“洋钢针”的背包。旧时，针从日本来，故称“洋钢针”，火柴称“洋火”。其实，我卖的针是上海生产的。

爬坡上坎走在石板路上。父亲打着光胴胴，戴着草帽，肩上搭块汗帕，虽说挑的担子有40多斤，但他一路精神抖擞，与商贩们吹着龙门阵。我人虽矮小但体质好，跟在父亲后面走得很快，不到两小时就到了石蟆街上。

二 旗开得胜

石蟆同朱沱一样，也是明清时期的老街，一条光滑的青石板路两侧簇拥着串架木屋。我们走进餐馆，用粮票简单买了早饭吃，然后回摊位摆好货。

我在父亲摊位旁，用他的篾筐作底座，撑开油纸伞，解开布袋，将一板板针分放在伞中。太阳照过来，街上一点风都没有。赶场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挑

柴、卖粮、卖菜、卖竹编篾货的，叫卖声此起彼伏……

我敞开喉咙，清亮亮的童音四处飘荡：“大哥哥，你有心，赶场不忘买包针。母亲见了满欢喜，全家人见了笑嘻嘻。”赶场人的目光一下子投向我，第一次做生意的我心跳得“怦怦”的，但还是大着胆子继续吆喝：“买不买，看好歹。要不要，看材料。角钱买包洋钢针，婆娘见了笑眯眯。”

哗，这一吼把赶场的和看热闹的都吸引来了，有人一角钱一角钱地递过来。受到鼓励的我胆子大起来，嘴不停手也不停：“闲时买来急时用，急时买来没中用！”

赶场的人纷纷议论着：“这娃儿可以哟，手脚麻利嘴巴也甜！”买针的、看热闹的越来越多，我收钱都收不赢。我笑咧咧，一边忙活一边继续展言子：“你买了我的包包针，送你两颗缝衣针，再送上一颗绣花针，还送一颗鞋底针。”

一个穿花衣的小姑娘害羞地递来一角钱，说：“听你说得好听，我也买一包。”我又编上两句：“小妹妹，感谢你，别看针小不起眼，回到家里喜气添。”小姑娘红着脸收起针包，乐呵呵离去。

“还没见过恁小的娃儿会编恁多言子。”围观的人啧啧称赞。不知不觉带去的80包针卖完了。父亲看着我，眼里全是欣慰的笑。

中午散伙，父亲喜滋滋买了一份回锅肉，犒劳我卖针旗开得胜。

三 意欲休学

雨后朱沱，凉风习习。一大早，古镇人将摊位在老街摆成两排长龙，店铺餐馆茶馆齐刷刷开门迎客。

逢五赶场。这天，父亲的百货商店将赶溜场的职工召回店里，忙着赶场天的好生意。我头天在家准备了100包针，准备再大卖一场。父亲上班前说，你把针摊摆在供销社门口，进出的人多，针一定好卖。

不到9点，我在供销社门前撑开雨伞，刚摆好摊，班主任一下看见了，过来对我说：“假期开始就做生意了？”我答：“老师，我准备休学一年，卖针。”老师很

吃惊：“小小年龄不读书，不能荒废学业呀！暑假再卖针贴补家用不好吗？”我低头不语。老师气呼呼说要去找我老汉谈谈。望着老师的背影，我守摊心不在焉，也没心思吆喝，感觉自尊心受挫。

散场回家，我和父亲交账，卖了五块多钱。“我不想街上卖针了，熟人太多。”听我沮丧地说，父亲没说话。

当晚，班主任来到我家，对我父母说：“娃儿以学业为重，开学还是去读初中哦。”父亲想想，答应了。

四 花钱买醉

不到半个月，父亲带我赶遍了附近几个场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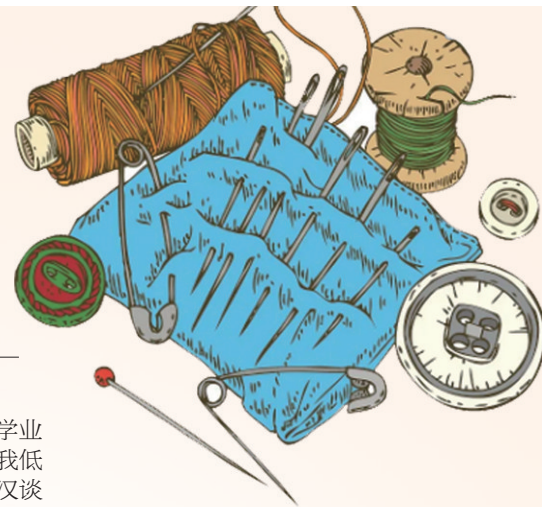
高温地热，我几天穿坏一双草鞋。石板路烫，我只能走在路边的野草上。父亲“走后门”为我买了一双胶鞋。那些年，我两个哥哥和朱沱的娃儿一样，几乎都是打的光脚板。

朱沱逢场，我怕遇到老师和同学，便约人去赶别的场镇。三十出头的徐大炮离我家不远，我叫他徐哥。徐哥能说会道，是卖药的高手。那天我们去赶转龙场，他叫我挨着他摆摊。场散了，徐哥说：“你生意好，是我带给你的运气。”我笑笑：“谢谢徐哥！”收好摊，徐哥喊我一起吃饭，说吃后“摸摸壳”，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。

徐哥喊么师(服务员)来两荤一汤、二两酒。菜酒上齐，他递来白酒叫我喝，我说没喝过，他说酒钱也要摸摸壳哟！于是我端碗“咕噜噜”喝了几口。妈呀！又苦又涩又辣刺鼻，呛得我眼泪长流。

这顿饭我分摊了四角八分钱，吃掉了当天一半的卖针利润。头晕乎乎一会儿我就醉了，趴在餐桌上睡着了。酒醒后见徐哥没走，还在餐馆等我，心想：这花钱又醉人划不来，下次不跟你一起“摸摸壳”了。

回家路上，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石板路发烫。徐哥说：“你帮我挑担子回朱沱，我给你二角钱。”我一想挑子不过20斤，也行。于是挑着他的挑子，他则打着我的雨伞一起回家。天热口渴，我



在田边捧着生水喝，定睛一看，水里有小虫子在游，我“哇”一声吐了出来。

快到朱沱，我闹肚子走不动。徐哥接过担子，陪我慢慢地回了家……

五 赚来雅号

暑假即将结束，我备好“洋钢针”，准备在朱沱街上再卖一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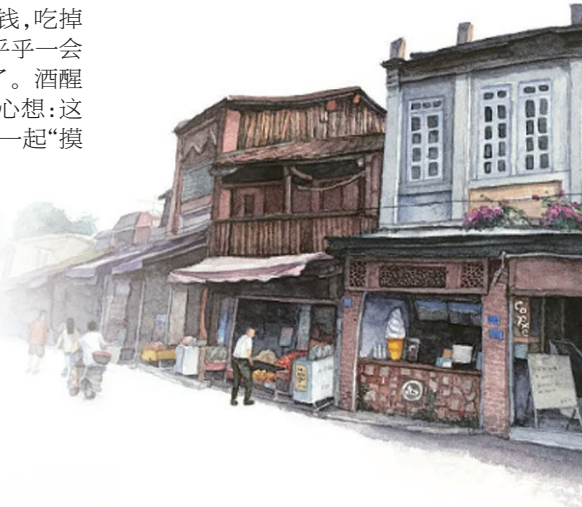
赶场那天，上午9点多，我的摊子摆满了用彩色纸别上的针，红红绿绿很显眼。我大声吆喝：“盯着走，排着来，要买钢针这儿来。买针要看针屁股，省亲要看老丈母。”赶场人立刻凑上来看热闹，不少人掏钱买针，弄得前来助阵的两个哥哥包针都搞不赢。

我又拿出磁铁表演“钢针跳舞”。打开几包亮晶晶的大小钢针，撒满雨伞中，用磁铁在雨伞下晃动，针在伞上面跳起舞来。那时的乡民哪见过磁铁的魔力，一圈一圈的人像看西洋把戏一样，兴奋得不得了。

不到两小时，我们三弟兄的200包针售卖一空，我由此在朱沱得了雅号“包包针”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后来我当知青进城，再后来下海经商当了个体户，卖过衣服、皮鞋，开过茶楼、酒楼，早就进入了小康生活。而60多年前卖针的经历，则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朵小小浪花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一天，城里的朋友马光头来看我，时至中午，我请他下馆子。马光头说，去街上耽搁时间，乡下空气好，我专门来耍的，随便弄点吃的就行。

当时冰箱里肉已吃完，不是赶场天，买不到。我立马去王日白菜地里摘来一个“二老瓜”，那种青而泛黄、不嫩不老的南瓜。洗净剖开后除去瓜瓤，切成小坨备好。又顺势搭起板凳，从他房檐子挂着的腊猪油卷上，割下一小块，直接切成条放进锅里煎。不用洗，有菜叶包着，干净。洗时沾了水，在锅里反而噼里啪啦乱炸，会烫伤手脸。柴灶火大，铁锅传热又快，一下子就煎出了油来，灶屋里弥漫香味，惹得我直吞口水。我往锅里放些花椒，把备好的二老瓜坨倒进去，不停地翻炒。油香味炒进了南瓜坨里，看着表面已熟，掺瓢清水刚好淹过瓜坨，放盐，盖上锅盖，烧中火煮瓜。十多分钟，锅里的水干了，南瓜坨也就完全熟了。

铲起南瓜坨装了一小盆，我和马光头一口气吃光了。他连声说：“香！好吃！没想到腊猪油炒菜这么安逸。”

后来离开王日白菜时，他送我鸡蛋和老腊肉。我摆着手，找他要了半卷腊猪油，带回去慢慢吃了一年多，一直还想念那个味儿。

(作者系重庆文史爱好者)

三峡腊猪油

□陶灵

三峡地区的农户杀了年猪，取出板油后，可做腊猪油。

腊月里天寒地冻，油脂开始凝结时正好。把整块的板油紧裹成一个卷，边裹，边往面上抹盐，挨个抹遍，同时还要撒些干花椒。裹完卷后，用大片的菜叶子包好，遮灰尘。再撕开几片棕榈叶，也可能是蒲葵，它俩长得太像了。顺手把叶子绞成麻花绳状，捆了油卷，挂到灶屋房顶的檩子棒棒上。那里早预备有挂钩，每年挂腊肉用。

农家做饭、煮猪食都烧柴禾，苞谷秆、麦秆、黄豆藤和松树枝、柏树枝等品种多样，烟味各不同，弥漫在灶屋里。从腊月到三四月间，慢慢熏干油卷

水分，盐和花椒也早已入味。初夏前，从房梁檩子上取下油卷，切成指拇大小的条块，装入土瓦罐里，盖上一只土

碗封口。腊猪油就算做成了。腊猪油卷一直吊在檩子上也可以，看主人习惯。

炒洋芋丝、洋芋片，或烘四季豆洋芋坨的时候，拿筷子从罐里拈几块腊猪油，放进烧热的铁锅里。锅铲一压，“滋滋”的一声，油流了出来，热烟一冒，顿时满屋腊香味飘散，隔着几间房子也能闻到。吃面条时，也煎一两块，放入少量的洋芋丝炒几下，脆生生的时候就掺清水，煮开，熬一会儿，再下二两面条。洋芋丝鲜、腊猪油香，又有盐味，不需再放其他调料了，连面汤都要喝干。不过腊猪油只适合做些乡村土菜，还必须是素菜，如果拿来做什么红烧鱼，或炒个鸡杂、羊牛肉什么的，那味道就会喧宾夺主了。就是炒素菜，也不能与青叶菜相伴，腊香与清香会发生冲突。

过了清明，天气开始变暖后，一些低山农家的腊肉开始哈喇(变味)，吃着夹口。而腊猪油再放到什么时候都不会，做菜时仍是那么香。我估计是不是裹卷时撒了干花椒的缘故？

我在乡下做农业项目时，住在村里一个外号“王日白”的老家家里，和他混得很熟，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，经常用他的锅灶自己动手做饭吃，自得其乐。有

